

跨媒介视域下散文改编民族剧的 影像表达与传播创新

——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例

张海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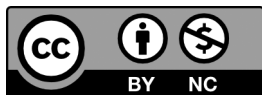
摘要 | 《我的阿勒泰》作为一部民族题材电视剧，巧妙地将散文的碎片化叙事转变为连贯的影视叙事方式，既生动地展现了阿勒泰地区壮丽的自然景观，又深入刻画了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成了散文改编电视剧的成功典范。本文基于跨媒介视角，从跨媒介叙事策略、影像表达的艺术特色、价值导向与精神内涵三方面，探讨散文改编为民族剧的影像表达策略，探索文学与影视融合的新路径。

关键词 | 跨媒介叙事；民族剧；影像表达；《我的阿勒泰》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随着媒介融合深度发展，以及影视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媒介叙事已成为文化表达与传播的新态势。跨媒介叙事实现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间的固有界限，通过媒介技术实现对文本内容的有效转化以满足不同受众的精神文化需要。^[1]在此背景下，散文改编

为民族剧，作为跨媒介叙事的一种实践，不仅使得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摆脱了散文的离散性，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加生动、立体的感官体验，其影像表达与传播创新为跨媒介叙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我的阿勒泰》改编自著名作家李娟的同名

[1] 杨帆、孟龔：《从小说到动漫：〈三体〉的跨媒介叙事对比分析》，《戏剧之家》2024年第20期。

散文集，这部由腾丛丛、彭奕宁编剧，腾丛丛执导的电视剧，是散文改编民族剧的典范。《我的阿勒泰》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深邃的文化视角，讲述了汉族少女李文秀在阿勒泰的生活点滴、成长阵痛和爱情故事，描绘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我的阿勒泰》自播出以来，迅速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和高度关注，播放量迅速攀升至亿级，稳居各大视频平台的热门榜单前列，在豆瓣上收获了高达8.6的评分，显示出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市场认可度。^[1]除此之外，据阿勒泰市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该剧播出以来，阿勒泰地区所接待游客数量激增，达到267.87万人次，实现了80.65%的同比显著增长。

《我的阿勒泰》作为跨媒介视域下散文改编民族剧的杰出代表，其影像表达与传播创新既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也为文学与影视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从跨媒介叙事策略、影像表达的艺术特色、社会价值与精神内涵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跨媒介叙事策略：从散文到民族剧的跨越

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最早提出“跨媒介叙事”的内涵，即“一个故事横跨多种媒体平台，其中每一个平台都应该各司其职，以自身擅长的方式对整个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2]由此可知，跨媒介叙事不单单是媒介文本的转化，更需要编剧和导演结合媒介平台的特点实现不同风格文本的整合与平衡。在原著《我的阿勒泰》中，作者李娟以第一人称讲述自身童年时期随家庭辗转于阿勒泰的深山中，与哈萨克族牧民为邻，以非虚构的形式书写了自己与母亲、外婆的随迁日常，展现了哈萨

克族的游牧生活与民族文化景观。这部散文作品通过对人类共通性情感的刻画，超越只强调民族差异的历史文本，把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上升到民族与历史、人类与自然的高度。由于电视剧强调故事的连贯性和戏剧冲突效果，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创作过程中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保留原著底色的同时，从弱故事情节转变成一个具有冲突性且完整的故事世界。

(一) 叙事时空的延展：超越线性与散点的平衡

《我的阿勒泰》从散文跨越到民族剧，融合了不同平台的叙事特征，将散文中的散点叙事与电视剧的线性叙事相结合，对原著叙事时空进行延展。时间上，电视剧遵循原著的时间设定，选取2000年前后的时间节点，正值国家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外来人口响应国家援疆号召，迁移并扎根新疆。女主李文秀的家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新疆建设兵团。空间上，电视剧保留了原著描述的空间场域，选取乌鲁木齐、富蕴县、彩虹布拉克和夏牧场等地点。在空间布景上采用纪实风格，不管是人物着装，还是城乡面貌，都十分符合2000年前后的时代特征。

原著以“记忆之中”和“角落之中”两个篇章零散地描述李娟在阿勒泰地区的成长经历。电视剧开篇通过女主角李文秀的视角，运用闪回以及倒叙等叙事手法，将观众带入她童年的阿勒泰生活。李文秀从富蕴县出生，在乌鲁木齐追梦受挫后回到彩虹布拉克与母亲、奶奶相依为命，结识巴太后因为爱情决定留在牧场。电视剧将原著零散的叙事片段重组拼接，整合成了富有逻辑和

[1] 宋瑞：《从文字到影像：〈我的阿勒泰〉叙事创新与艺术重构》，《当代电视》2024年第7期。

[2]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

情感的故事链，让观众能够自由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穿梭。

（二）文本内容的转化：人物形象与戏剧冲突结合

电视剧往往通过塑造鲜明又复杂的人物形象来扩张故事世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跨媒介叙事结合原著内容围绕几位主要人物加以推进，借助精心营造的戏剧冲突来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人物线索包含两条：一条是李文秀家三代人的女性形象，另一条是哈萨克族少年巴太一家的游牧民族形象，戏剧冲突主要围绕李文秀与巴太两家人展开。

女性关怀和表达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主体性所在。李文秀来自原著中的“我”，融合了作者李娟的个人经历，在不断追逐写作梦想的过程中“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最终成长为独立勇敢的作家。她的母亲张凤侠丧偶五年仍没有释怀，她的奶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好似回到儿童时代，父职的缺位和生活的困境并没有困住祖孙三代，她们依旧对生活抱有乐观态度。传递出关注女性情感需要、唤醒女性主体价值的深刻内涵。

巴太与其父亲苏力坦之间由矛盾到和解的情节是电视剧的一大叙事亮点。巴太作为游牧民族的后代，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在马场从事配种工作。然而，巴太的父亲苏力坦因循守旧，希望巴太固守传统的游牧文化。这种父子之间的代际冲突、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使得巴太成了文化传承和变迁的象征。同时，剧集还巧妙地穿插了李文秀与巴太的爱情、张凤侠对亡夫的思念、巴太对“踏雪”的不舍等情感线索，语言代指下的汉族与哈萨克族的文化交融、托肯改嫁导致的新旧时代风俗观念的碰撞等文化线索。这些线索丰富了故事的层次，增加了叙事的复杂性，使得整体叙事既紧凑又不失层次感，展现了跨媒介叙

事在叙事结构上的微妙平衡。

二、影像表达的艺术特色：风景与风情的耦合

民族题材电视剧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和精神，在体现中华民族发展变迁、刻画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影像作为电视剧的视觉呈现形式，捕捉并再现了自然界的秀丽风景，深刻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礼仪、服饰建筑等风情元素。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诗意的场景设计和真实的情感书写，向观众展示了阿勒泰地区独特的地域风情，传达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价值内涵。

（一）自然风景的诗意呈现：视觉艺术的极致追求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首次尝试“原生HDR”拍摄制作，幕后团队对画面、声音、色彩每一处都精心设计，让这部剧收获了“每一帧都是电影质感”的高度评价。摄影师多次运用航拍全景镜头、长镜头，通过不同时间和角度的光影变化，平衡画面的色彩层次感，结合演员精湛的演技、音乐的渲染，将自然美景的呈现提升到了—种诗意的境界。剧中不仅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连绵起伏的山脉，还有清澈见底的湖泊、漫山遍野的牛羊、绚烂多彩的野花。这些自然景观在剧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帧都像是精心制作的壁纸，美得令人窒息。^[2]

电视剧中，哈萨克族牧民转场的视觉呈现极具代表性。首先摄影团队通过远景镜头拍摄宏大

[1] 马黛：《当代语境下民族题材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及文化传播》，《中国电视》2022年第3期。

[2] 郑周明：《从散文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何以打动远方的人们？》，《文学报》2024年5月16日。

的全景画面，展现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紧接着以中景和近景镜头拍摄转场队伍的群像，配以舒缓的背景音乐，带领观众欣赏了一场生动的民俗文化流动盛宴。电视剧将描绘风景的画面置于每一集开头部分，在叙事过程中发挥着衔接的作用。

阿勒泰的自然风景不仅仅是背景，它们的呈现往往与剧情和人物情感紧密相连，成为跨媒介叙事的一部分，将情感表达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剧集中，在李文秀得知巴太与她心意相通时，大镜头缓缓推进，文秀身穿浅色衣服在郁郁葱葱的草原上开心奔跑，金色的阳光洒满草原，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鲜明的色彩对比使得整个画面更加具有层次感。光影交错，与文秀的笑容相得益彰，营造出温暖又美好的氛围，细腻地刻画文秀内心的悸动与幸福，整个场景充满着诗意，激发观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民族风情的生动展现：文化互鉴与民族认同

作为一部民族剧，《我的阿勒泰》展现了阿勒泰地区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在剧中，张凤侠的小卖部草原上最热闹的地方，各式各样的村民常来常往，赊账亦不在少数。李文秀刚刚回到彩虹布拉克，信誓旦旦地向母亲保证一定可以把小卖部的欠款要来，她奔走于各家要账的过程，就是在与哈萨克族的牧民产生文化交流的过程。虽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给双方带来困扰，但也能在日常相处中寻求一个突破和平衡。李文秀错将加娜尔认成江布尔，导致村子里出现加娜尔欠钱的流言，将阿要的名字叫成阿尤（狗熊），令对方很是生气，最后还是张凤侠出面，她带女儿辨认了加娜尔与江布尔，并让她给加娜尔和阿要道歉。尽管语言不通，牧民与小卖部之间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例如瓶子像手雷的白酒被叫作“砰砰”，丝布棉布料被

称为“塑料的”等，解决了语言沟通上的困境，有效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

哈萨克族的集体活动是其综合性民俗文化的展示，电视剧运用了大量体现民族风情和地域色彩的文化元素，用哈萨克族的两个集体活动承接剧情的发展和高潮。第一个是朝戈与托肯的哈萨克族婚礼，新娘身着华丽的哈萨克族服饰，头戴精美的头饰，在亲友的簇拥下步入婚礼现场，众人载歌载舞，见证着新家庭的诞生，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舞姿，让观众感受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热情与活力。第二个是哈萨克族的古尔邦节，称为回历的新年，当地牧民们男女老少都会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纷纷聚集观看赛马、叼羊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旁边还有热闹的市集。这些生动的场景真实再现了哈萨克族的生活面貌，促进了哈萨克族与汉族文化的交融。

转场过程中，李文秀在哈萨克族牧民的悉心指导下，逐步掌握了骑马、挤奶等日常生活技能，这些情节拉近了文秀与牧民们的距离，加深了她与哈萨克族文化的联系。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彰显了新疆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观众搭建了一个全方位了解新疆文化的平台，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加深了剧里剧外人们的民族认同感，促进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三、价值导向与精神内涵：心灵慰藉与文化传承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生态文明观念的展现与启示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念，传递出对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追求和尊重。在长期的游牧文化浸染下，哈萨克族牧民与草原、动物建立起了互惠互生、平等相伴的亲密关系。电视剧中，文秀刚回到彩虹

布拉克时，由于对哈萨克族的纪念仪式不了解，存在认知层面的阻碍，被挂在树梢的马头吓了一跳。后来在巴太对“踏雪”（巴太的赛马）无微不至的关照中，文秀对于哈萨克族的生态文明观念有了细致的了解。在哈萨克族文化中，马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马死以后，牧民们会将马头割下挂在树梢上，以便放牧归来时能够及时看到马，也通过这种方式寄托思念之情。电视剧的最后一集，李文秀遇到了行骗的高晓亮，骑着“踏雪”追去，在争斗过程中，“踏雪”受猎枪惊吓而失控狂奔，巴太为救文秀不得以射杀“踏雪”，为减轻“踏雪”的痛苦，巴太割下“踏雪”的头绝尘而去，声嘶力竭的呐喊在草原上回荡，让人闻之落泪。人与动物的深切情感，在巴太和“踏雪”的交流中得到了展现。

哈萨克族通过转场放牧的形式，坚守让草原定期休牧，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剧中，李文秀打电话给母亲张凤侠，询问“那仁牧场好，为什么还要转场”，张凤侠根据对哈萨克族的了解，回复是为了让草原休息。电视剧中利欲熏心的高晓亮瞒着张凤侠破坏草场，违背自然生长规律盗挖虫草，违背良心冒充西藏虫草骗人，为了赚钱丧尽天良。牧民们重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与破坏生态环境的盗挖盗猎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浓厚的现实讽刺意味。这种展现方式倡导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态保护的意识，启示观众反思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心灵深处唤起对自然的敬畏和爱护。

（二）心灵慰藉的精神力量：现代社会的情感寄托与治愈

在跨媒介改编中，民族剧通过戏剧化的表演和情感丰富的叙事，将作品中的精神力量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的情感体验，承担着情感寄托和心

灵治愈的功能。^[1]《我的阿勒泰》通过李文秀的故事，融入部分轻喜剧的元素，展现了个人在异乡寻找归属感、建立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剧中许多台词闪耀着个人与他人相处、个体成长与和解的哲学智慧。面对生活挑战时，祖孙三代有着高度觉醒的女性独立自主意识，“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所表现出的坚韧和乐观，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给予观众温暖与力量。面对文化差异时，电视剧给出了“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能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的相处原则。面对自我价值的思考时，张凤侠对文秀说“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服务别人的，草原上的树啊，草啊，被人吃被人用是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那么待在草原上也是很好的嘛，自由自在的。”这段话充满哲学意味，彰显着平静且淡然的生命之美。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心理和情感的挑战，而电视剧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邻里乡亲的守望相助、纯净质朴的牧民生活、壮丽辽阔的锦绣河山，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无尽滋养，契合了当今社会现代人寻求心灵治愈和自我和解的需求，给观众带来无尽的思考。

（三）文化遗产的使命担当：民族记忆的守护与传承

在现代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传统文化面临着被遗忘或同化的风险，《我的阿勒泰》通过影像化的方式，记录和再现了阿勒泰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传说，传递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传承的使命感。^[2]阿勒

[1] 韩浩月：《〈我的阿勒泰〉：无压力“世界”，新“精神栖息地”》，《东方艺术》2024年第3期。

[2] 本刊综合：《我们的“阿勒泰”：文艺界专家学者点赞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国民族》2024年第5期。

泰地区深山里的村落，看似远离现代文明，实际上也有自身的心灵秩序，民族记忆是在仪式的操演过程中得以传承的。^[1]文秀要账过程中无意间闯入苏力坦大儿子的葬礼，苏力坦在得知儿子欠着小卖部两千多块钱未还时，拿了一头骆驼抵账，因为在哈萨克族传统中，不清生前所欠债务，死后不能得到安息。

哈萨克族的转场习俗是壮丽且震撼的民族记忆。千百年来，牧民们逐水而居，依据牧草的生长规律，带领成千上万的牛羊，有序地季节性迁徙，寻找新的草场。电视剧中，转场前举行的祈福仪式充分体现了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李文秀一家穿着隆重的民族服饰，在苏力坦和巴太的带领下参与仪式，这一细节凸显了对传统的尊重与延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将这些文化元素以强画面感传递给新一代观众，伴随着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团结融合，有助于增强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体现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精神内涵，也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保护做出贡献。

四、结语

在国家推动文化创新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我的阿勒泰》作为散文改编民族剧的典范，将散文的文学魅力与影视的直观表现力深度融合，通过作家笔下的阿勒泰风情与电影镜头下的壮丽景观相互交织，在内容深度、叙事结构及视觉意象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尝试，实现了文学与影视的和谐共舞。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撼，也为未来的文学创作与影视改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张海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 李娟：《我的阿勒泰》，广东花城出版社，2021。